

敢將天壤怨王郎——明清才女的婚姻書寫及 文化動因*

喬玉鈺**

摘要

婚姻生活是古代女性書寫中最常見的題材之一，在明清才女涉及婚姻的作品中，常表露出所適非偶的憤懣，尤其是「天壤王郎」之歎，嫁給有身心缺陷之夫、備受虐待的才女自不待言，與夫婿缺乏精神共鳴或因夫婿懷才不遇而生活困窘的才女，同樣會在作品中或直白或隱晦地表達此類感受。才女婚姻的不幸不能簡單歸咎為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更不是才女人生多艱的「宿命」。明清時期女性交遊的擴展為才女性別意識的覺醒提供了更多機會，她們透過「天壤王郎」的不幸婚姻，思考女性在男性中心社會中的命運，並發之於詩歌。至於所適非偶的才女軼事及相關作品的傳播，明清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才色俱佳的薄命女子既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也有他們懷才不遇的自我投射。而文人對夫婦能詩的理想婚姻的追求、對薄命才女的刻意彰顯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又轉而加深對女性的影響，對才女自傷自憐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透過「天壤王郎」之歎理解女性創作心理，進而把握其話語本質，有助於還原更為全面真實的女性文學史。

關鍵詞：才女、王郎、婚姻書寫、文化動因

* 本文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 2020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向資金」（項目名稱：中國古代女性詩歌批評研究；項目編號 2242020S20009）資助；本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東亞古代漢文學史」（項目編號 19ZDA260）階段性成果。

** 東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講師。

一、前言

婚姻生活是女性書寫中常見的題材之一，明清時期女性文學盛況空前，現存女性作品中有不少涉及夫婦關係的內容，其中固不乏美滿姻緣的記錄，但更具悲劇感染力、給讀者留下更深印象的，往往是那些才華橫溢又敏感多情的女子對不幸婚姻的憤懣不平和哀痛感傷，或是「空拋無益淚，何日悟君心」¹的怨而不怒，又或是「命如柳絮生何必，身似鴻毛死不妨」²的淒厲絕望。這些女子在傳記資料中通常被歸結為「所適非偶」、「抱天壤王郎之憾」，在她們筆下，也確有諸如「所愧襟懷非謝女，敢將天壤怨王郎」³之類的表述，但當我們對明清女性作品進行廣泛而深入的閱讀，卻不難發現，「天壤王郎」之歎並不專屬於夫婦不諧的「怨婦」，縱然舉案齊眉的「賢婦」，在靜好相莊的婚姻生活中仍有可能體味到類似的孤獨和惆悵，並以一種更加隱晦的方式形諸筆端。以提攜才女著稱的袁枚（1716-1798）曾感慨「近日閩秀能詩者，往往嫁無佳耦，有天壤王郎之嘆」⁴，既然所有敘述都帶有主觀色彩，那麼「往往嫁無佳偶」真的是才女難以逃脫的宿命，還是另有原因？「天壤王郎」之歎中隱藏著才女怎樣的複雜心理？又是誰、出於何種目的不斷強化才女的悲劇性人生？為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本文將首先釐清「天壤王郎」這一典故的緣起及發展脈絡，繼而通過女性作品及相關傳記，探討才女「天壤王郎」之歎背後的曲折心事，並揭示所嫁非匹的薄命才女不斷湧現的背後，體現了怎樣的文

¹ 〔清〕徐氏，〈自感〉，〔清〕棟華園主人輯，劉和文校點，王英志校訂，《閩秀詩評》，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冊3，頁2304。

² 〔清〕李媿，〈自悼六首〉（其一），《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出版地不詳：民國二十九年〔1940〕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卷上，頁7下。

³ 〔清〕李媿，〈自悼六首〉（其一），《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上，頁7下。

⁴ 〔清〕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冊下，頁669。

化動因。

一、「天壤王郎」的緣起及發展

「天壤王郎」之說最初見於《世說新語·賢媛》，出自東晉才女謝道韞（?-?）之口，原文如下：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⁵

針對「王郎」即道韞之夫王凝之（334-399），謝安（320-385）的評價是「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對侄女出嫁後「大薄凝之」、「意大不說」之舉有所不解，發出「汝何以恨乃爾」的質詢，而謝道韞雖出以「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的憤激之語，卻並未給出確切的答案。依據《晉書》，凝之為王羲之（303-361）次子，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⁶有四、五言詩各一首傳世，見於宋代桑世昌（?-?）編《蘭亭考》。囿於資料的匱乏，我們無法具體判定凝之為人，也無法確知謝道韞為何對這位工書能詩的夫婿鄙棄至此，僅僅因為其才識遜于娘家諸俊彥嗎？以下記載為我們推測這位才女「何以恨」提供了線索：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

⁵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冊2，頁820。

⁶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冊7，頁2102-2103。

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⁷

據此可知，道韞自幼「聰識有才辯」，「未若柳絮因風起」之句令謝朗（?-?）相形見絀，又曾對謝玄（343-388）出言譏諷，論辯之力較王獻之（344-386）亦更勝一籌，可謂處處令才子失色，相比之下，夫婿王凝之雖工書能詩，卻顯得乏善可陳，謝氏對婚姻的怨懟中，未必沒有才女目空一切、傲視鬚眉的成分。清代女詩人陳蘊蓮（1799-1869）在〈感謝道韞「天壤王郎」之語賦此〉一詩中，也曾有類似推測：「生長高門將相家，銘椒詠絮富才華。傳家書法精能擅，尚有王郎天壤嗟。」⁸ 無論王凝之是否於天壤中格外俗劣，「王郎」自此成了平庸之夫的代名詞，「有天壤王郎之恨」也發展為形容才女所適非偶的慣用語，隨著明清時期女作家的層出不窮，類似表達更屢見不鮮。有些直接襲用「王郎」之語，如明清之際才女龔靜照（?-?）「產名閨，工詩畫，而抱天壤王郎之怨，故詩多淒斷」⁹；乾隆年間閩秀王韻梅（?-?）「適非文人，抑鬱早卒」¹⁰ 詞中自述「歎連理枝頭，妒花風雨。誰憐不遇。問王郎怎解，謝娘佳句」。有些則暗用典故，如天啟年間會稽女子題壁曰：「幼攻書史，年方及笄，適於燕客。嗟林下

⁷ [唐]房玄齡等，《晉書》，冊7，頁2516。

⁸ [清]陳蘊蓮，〈感謝道韞「天壤王郎」之語賦此〉，《信芳閣詩草》（出版地不詳：清咸豐九年〔1859〕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5，頁23下。

⁹ [清]馮金伯，《國朝畫識》，收入故宮博物館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冊463，卷16，頁202。案：引文為《國朝畫識》卷16引《慎墨齋詩話》之內容，詳細內容參《慎墨齋詩話》。

¹⁰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706，卷5，頁609。

之風致，事腹負之將軍」；¹¹ 康熙年間任邱旅店又有白浣月（?-?）題曰：「姿容略異，慧業不同。非敢擅秀閨中，願效清風林下。豈意生命不辰，所適非偶」。¹² 都是將自身比作「有林下風氣」的才女謝道韞，以表現相似的怨歎。

對於有「天壤王郎」之歎的女子，惜多才、憐薄命者固然不少，但並非所有文人皆持此態度，嘉靖年間進士陳絳（1513-1587）便對女子恃才傲物、輕侮夫婿之舉深惡痛絕：

渾嘗共琰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對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是。」參軍，渾弟湛也。出語亂倫如此，名在〈列女傳〉，何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明有才辨。初適凝之，甚不樂。曰：「……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婦人自矜其才知，以傲睨其夫，而亦以「列女」稱。君子曰：「漢〈列女〉之有蔡琰，晉〈列女〉之有鍾、謝，列女之辱也。」¹³

在陳絳看來，謝道韞「自矜其才知」，「以傲睨其夫」，違背了婦人應有的謙卑恭順，與失節再嫁的蔡琰（177-249）、「出語亂倫」的鍾琰（?-?）皆是「列女之辱」。鍾琰、謝道韞二女軼事在馮夢龍（1574-1646）《古今譚概》中亦收錄，雖未如陳絳般嚴加斥責，卻也列入了〈矜嫚部〉中的「詆夫」類。¹⁴ 正因如此，倘若出身清貴、富有學識的女子能夠毫無怨言地安於不甚匹配的婚姻，便成為賢婦美德的體

¹¹ 〔清〕錢謙益，〈閩集〉，《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761。

¹² 〔清〕丁紹儀，〈任邱旅店題壁詩詞〉，《聽秋聲館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冊3，卷5，頁2629。

¹³ 〔明〕陳絳，《金罍子》，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124，卷43，頁774。

¹⁴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195，卷12，頁338。

現，袁中道（1570-1626）在其姊的壽序中寫道：

姊性端重，匿影藏聲，一一遵《女戒》。獨好文，強記夙悟。大人每見而嘆曰：「惜哉不為男子！」……姊少長外家，親見外大父龔公為連帥方伯。諸舅起家孝廉制科，貴顯赫奕。外母及妗子輩，戴珠佩玉，服羽翟，金翠陸離。中表兄弟多文士，蘭雪其姿，珠璣為唾霧。而已顧為田家婦，縞綦操作，頗能以命自安，無天壤王郎之憾。事姑孝，待妯娌和，馭下寬而有法，中外稱其賢。¹⁵

直到晚清，俞樾（1821-1907）仍持相同觀點：

昔謝道韞「柳絮因風」之句，今古豔稱之。其後以節著，不失為賢媛。而「天壤王郎」一語，君子終病其不婦。烏呼！此吾所以賢盧孺人也。孺人為國學生菊人王君之配。王君自幼以文藝有聲，孺人父南屏處士見而器之，曰：「此讀書種子也。」遂以孺人女焉。已而，王君竟以父老廢讀，舍儒而賈。時孺人猶未歸，聞之不樂。然及其既歸也，則相敬如賓客。王君雖服賈，固高才生也。而孺人亦能知其才而安之，不以其不克致身青雲幾微見顏色，奚有如「天壤王郎」之語者乎？吾於是歎孺人之賢。¹⁶

俞樾孫女慶曾（1865-1897）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三十三歲即遭夫家虐待致死，俞樾在傳記中極言其性格恭順，並沉痛地聲稱「孰知

¹⁵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壽大姊五十序〉，《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冊上，頁431。

¹⁶ [清]俞樾，〈盧孺人焦尾閣贖草序〉，《春在堂禱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550，卷1，頁171。

順之一字，乃其所以死乎」，¹⁷ 卻未否定謙恭和順的婦德本身，故以盧孺人（?-?）無「天壤王郎」之語為賢。可見這種在婚姻中「以命自安」、不出怨語的女德觀在明清時期具有較大影響力，這使才女尤其是出身士大夫家庭的閨秀在書寫對婚姻的不滿時，往往採取較為隱晦的方式，甚至出以言不由衷的曲筆，但通過對文本的細讀，並聯繫其他文獻資料，仍能窺見她們的隱秘心事，下文將對此進行詳述。

二、才女筆下的婚姻書寫

才女迫於女德壓力，往往對婚姻有所恨而不敢言，或有所言而不敢傳，例如袁枚雖在〈女弟素文傳〉及〈祭妹文〉中記述了三妹袁機（1720-1759，字素文）遭夫婿虐待的事實，但在袁機存世的《素文女子遺稿》中，卻不見任何相關內容的自述。¹⁸ 才女在創作中如何對不幸婚姻加以表現，所幸松江女作家李媿（1805-1829，字安子，號吏香）提供了參照。李媿為進士李林松（1770-1827）之女、桐城方傳烈（?-?）妻，關於她的性格、婚姻以及最終投池自盡的來龍去脈，其弟李尚璋（1810-1870）所作小傳中有詳細記述：

（李媿）鍼黹之餘，博覽子史百家，矻矻然至忘寢饋。學作詩詞，酷似郊、島。……姊婿傳烈素駭恚，弱冠不辨菽麥。而性極暴戾，視伉儷若仇讎。挫虐蹂躪，人所難堪，而姊順受無怨色。……八月，至家。雖痛父歿之不親見，而得長侍慈闈，意良慰。……初，從母姊黃香崖女史，名巽英，長十有三歲，家吳門獅子林，矢志侍親不字。辛未，先府君奉諱南歸，姊一見

¹⁷ 〔清〕俞樾，〈孫女慶曾傳〉，《春在堂禱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551，頁 198。

¹⁸ 關於士人家庭女性婚後的不幸遭遇，可參見〔日〕野村鮎子，〈明清散文中的女性與家庭暴力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16 期（2008 年 12 月），頁 209-225。

若逢夙契。香崖來，得共晨夕，密若膠漆，誓為生死交。歸則詩詞寄懷，郵筒無虛日。至是自吳挈與俱來，竊喜形影之常可相隨，而同死之心益堅矣。越明年，香崖偕姊游吳，遂居獅林，為避暑計。無何，香崖不得於母，投池死。姊亦自沉。時己丑五月二十七日亥時也。年二十五歲。¹⁹

據傳記可知，李媿幼耽文墨，卻誤嫁惡夫，雖然其弟強調了她遭受「挫虐蹂躪」仍能「順受無怨色」的德行，但在李媿涉及婚姻的自述性作品中，卻流露出哀怨乃至生無可戀的情緒：「為婦應炊空處米，事姑敢吝嫁時鈿。才慚襪綫條條短，腸學車輪轉轉圓。」²⁰「漫云三萬六千場，轉瞬青燐伴白楊。所媿襟懷非謝女，敢將天壤怨王郎。命如柳絮生何必，身似鴻毛死不妨。淒絕異鄉魂一縷，夜隨殘月到高堂」。²¹

李媿身為知書達理的才女，夫婿卻「素駭蠢」且「性極暴戾」，似乎是一個極端的特例，但「天壤王郎」的怨歎並不專屬於因夫婿在生理或心理上有缺陷而飽受虐待的女子。成化、弘治年間才女朱靜庵（?-?）「幼穎悟工詩」，²²後嫁教諭周濟（?-?）為妻，雖「夫亦士人」，卻「以所配非偶，每形諸吟詠」，²³曾作〈籬落見梅〉詩自傷

¹⁹ [清]李尚璋，〈先姊吏香傳〉，《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首，頁1上-1下。

²⁰ [清]李媿，〈述懷三十韻〉，《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上，頁10下。

²¹ [清]李媿，〈自悼六首〉（其一），《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上，頁7下。

²² [清]劉雲份，〈名媛族里〉，《翠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冊395，頁161。

²³ [清]劉雲份，〈名媛族里〉，《翠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395，頁161。

曰：「可憐不遇知音賞，零落殘香對野人。」²⁴ 萬曆、天啟年間又有莆陽徐氏嫁俞氏子：

合卺之夕，傅姆暮之曰：「郎君當作詩催，須屬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屬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後抱賈大夫之恨，時形筆墨。²⁵

更典型的如清代著名女詞人吳藻（1799-1862），雖負才女盛名，卻嫁作商人婦，筆下多有「悶欲呼天說。問蒼蒼、生人在世，忍偏磨滅」²⁶ 的憤懣，或「欲哭不成還強笑，諱愁無奈學忘情。誤人猶是說聰明」²⁷ 等對才華的自憐，更借詠影之詞抒發了「恨海茫茫，已覺此身墮」、「縱然著意憐卿，卿不解憐我」²⁸ 的孤子之感，雖未明言對婚姻的不滿，但抑鬱不平之氣充溢字裡行間。在雜劇《喬影》中，她更借「謝絮才」的身份，改著男裝飲酒讀騷，其師陳文述（1771-1843）稱「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²⁹ 可謂確語。在吳藻現存作品中，多有與閨秀、優伶、名士出遊唱和的痕跡，其夫雖未參與此類風雅活動，但無疑為此提供了足夠的物質保障及自由空間，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堪稱難能可貴。無奈對才女而言，不能為「才子婦」，始終是心中難以釋懷的缺憾，朱靜庵、徐氏皆是為此。但才女得嫁才子，婚姻是否便盡如人意？吳藻詞中有「回首繁華原若夢，再休提、

²⁴ [清]劉雲份，〈名媛族里〉，《翠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395，頁 161。

²⁵ [清]錢謙益，〈閩集〉，《列朝詩集小傳》，頁 736。

²⁶ [清]吳藻，〈金縷曲〉，《花簾詞》（出版地不詳：清道光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頁 5 上。

²⁷ [清]吳藻，〈浣溪沙〉，《花簾詞》，頁 40 上。

²⁸ [清]吳藻，〈祝英臺近·影〉，《花簾詞》，頁 4 上。

²⁹ [清]陳文述，〈花簾書屋懷吳蘋香〉，《西泠閩詠》（出版地不詳：清光緒丁亥〔1887〕西泠翠螺閣重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卷 16，頁 2 下。

命合如花薄。茵與溷，偶然錯」³⁰之語，借「落茵飄溷」³¹之典，以花瓣飄落糞溷形容所適非偶，而在託身文士的桐城女作家張令儀（1668-1752，字柔嘉，號蠹窗主人）筆下，依然可見類似表述。

張令儀為宰相張英（1637-1708）女，張廷玉（1672-1755）、張廷璐（1675-1745）姊。《姚氏先德傳》載其夫姚士封（1670-1720）「幼為張文端所器，以女字之。及長，遍涉經史，工詩文。所歷秦、豫、閩、浙唱和之作，一時名士咸好之」，³²縣志中亦稱他「博涉經史，工制舉藝，兼善詩古文詞」，³³堪稱博學能文之士。關於張令儀的婚姻，才女王貞儀（1768-1797）在傳記中寫道：「夫人抱閨閣中僅見之才，有兼人之德，相夫教子，治家守身，各宗乎禮。始以貴家女而為貧士婦，毫不敢挾財勢以驕侈」，³⁴盛讚她謙恭守禮的婦德。而其弟廷玉、廷璐則強調了夫婦間的文字相知：「姊丈姚君湘門以世胄抱負軼才，屏紉綺浮華之習，篤學摛文，叔姊庀治中饋，暇卽歌詠唱和，一室中緇帙盈床，牙籤列架，踈櫺斐几，茗椀爐烟，探事徵奇，叅互揚推」；³⁵「姊丈姚君湘門負雋才，績學嗜古，叔姊篝燈佐讀，吟詠之聲與咿唔之聲時相倡和」。³⁶若僅據上述資料推斷，張令儀不但為「才

³⁰ [清]吳藻，〈賀新涼〉，《花簾詞》，頁3下-4上。

³¹ 《梁書》卷48《儒林·范縝傳》：「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于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中。」〔唐〕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冊3，頁665。

³² [清]姚國禎，《桐城麻溪姚氏先德傳》（出版地不詳：民國己未〔1919〕重刻本，藏於南京圖書館），卷5，頁3下。

³³ [清]廖大聞等修，[清]金鼎壽纂，《道光續修桐城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冊12，卷16，頁546。

³⁴ [清]王貞儀，〈姚母張太夫人傳〉，《德風亭初集》（出版地不詳：民國五年〔1916〕蔣氏慎修書屋校印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2，頁3下。

³⁵ [清]張廷玉，〈錦囊冰鑿序〉，收入[清]張令儀，《錦囊冰鑿》（出版地不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頁2下-3上。

³⁶ [清]張廷璐，〈錦囊冰鑿序〉，收入[清]張令儀，《錦囊冰鑿》，頁2上。

女」，更兼為「賢婦」，且與夫婿在精神上極為投契，似乎得到了才女夢寐以求的美滿姻緣，但在她本人筆下，卻不時表露出婚姻生活中隱忍的哀怨：「年少輕離別，出戶即異鄉。縷縷有苦衷，欲言恐君傷。米甕久告罄，展轉愁空箱。相將典菱花，為子治行裝。」³⁷「療饑少脫粟，掩脛無完布。既傷王霸子，有愧梁家嫗。感咏北門詩，去去勿復顧。八口苦嗷嗷，待君生涸鮒。」³⁸

姚士封雖負雋才，卻半生困頓場屋，終其生不過一介「邑庠生」，迫于生計四方奔走，張令儀雖以王霸（?-59）妻、梁鴻（?-?）妻等安貧樂道的賢婦為楷模，但長期陷於困窘，不禁借《莊子》中的「枯魚之肆」之典，吐露了「待君生涸鮒」的埋怨。特別是夫婿再次落第的消息傳來，她的失望之情再難掩飾：「荷插欲隨陳仲隱，斷機難效樂羊堅。平生不作牛衣泣，此日相看覺黯然。」³⁹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父親及兄弟皆為進士，廷玉、廷璐更顯達一時，張令儀的生計時常需依靠娘家接濟才能維持，她作品中的「禱佛求醫煩老母，燎鬚煮藥賴同枝。外家恩比丘山重，好語兒曹大可思」⁴⁰「四十無成累老親，每憐弱女最艱辛。休言淪落長貧賤，縱得舒眉益愴神」⁴¹皆是此種境況的實錄。這不免令她對夫婿心生輕慢，將之比作「王郎」、「秦贅」：「家貧四壁，地少容錐。十載飄零，等梁鴻之寄廡。三更遶樹，逐烏鵲之無栖。已矣王郎，終焉秦贅。」⁴²

³⁷ [清]張令儀，〈貧家別〉（其一），《蠹窗詩集》（出版地不詳：清雍正二年〔1724〕澄碧樓藏板刊本，藏於上海圖書館），卷1，頁13上。

³⁸ [清]張令儀，〈送湘門越遊〉（其二），《蠹窗詩集》，卷1，頁16下。

³⁹ [清]張令儀，〈湘門放歸感賦〉（其二），《蠹窗詩集》，卷4，頁8上。

⁴⁰ [清]張令儀，〈病中示長男孔鑿，湘門時客山左〉，《蠹窗詩集》，卷5，頁4上。

⁴¹ [清]張令儀，〈慈大人見背，觸處傷心，雜言六章，用以當哭〉（其六），《蠹窗詩集》，卷5，頁9上。

⁴² [清]張令儀，〈蠹窗小記〉，《蠹窗詩集》，卷14，頁7上。

在自述性組詩〈惆悵吟〉中，也表達了類似情緒：「憶昔承權在謝家，封胡遏末鬪才華。清言暢處風生座，麗句吟成筆有花。風裏落紅分溷席，秋來乳燕各天涯。每當飛雪添惆悵，太傅門庭冷舊沙。」⁴³

將娘家比作「謝家」，將自己與兄弟的境況比作花瓣落於糞溷和茵席之別，雖借用典使表述更加委婉，但對閨中生活的懷念、對夫婿無力供養妻兒的怨懟不難發見。⁴⁴ 與之相類，陳蘊蓮既擅詩詞，兼工繪事，其夫左晨（?-?）贊她「詩情畫意，神韻遠過於余」，並承認自己遠宦津門期間，「遇資斧缺乏，則又藉其揮灑丹青，得泉為活」。⁴⁵ 夫婦二人雖此唱彼和，被時人以「管趙」目之，但在陳蘊蓮筆下，卻時有「筆墨生涯聊濟貧，可憐十指是勞薪」、⁴⁶「朝來搦管慵無力，強起因謀擔石儲」⁴⁷ 的怨懟，以及對夫婿「觸熱衝寒徒碌碌，依然無補一家貧」⁴⁸ 的微詞。⁴⁹ 也正因如此，她才會為「至性尤篤，酷嗜吟詠」，卻遠嫁他鄉，二十八歲便鬱鬱而終的六姊司蘭（?-?）寫下「盤中詩枉賦，天壤恨難宣」⁵⁰ 之句，是悼姊，亦是自傷。

由此可知，嫁給有身心缺陷之夫、備受虐待的才女自不待言，與夫婿缺乏精神共鳴或因夫婿懷才不遇而生活困窘的才女，同樣會在作

⁴³ [清]張令儀，〈惆悵吟〉（其二），《蠹窗詩集》，卷6，頁10下。

⁴⁴ 關於張令儀之生平及文學創作，參見拙稿〈張令儀の家庭と文學——清代の桐城女性作家にみる「才女」と「賢婦」の葛藤〉。喬玉鈺，〈張令儀の家庭と文學——清代の桐城女性作家にみる「才女」と「賢婦」の葛藤〉，《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4集（2012年10月），頁233-247。

⁴⁵ [清]左晨，〈信芳閣詩草跋〉，《信芳閣詩草》，卷4末。

⁴⁶ [清]陳蘊蓮，〈夜坐書懷寄外〉，《信芳閣詩草》，卷4，頁24上。

⁴⁷ [清]陳蘊蓮，〈秋日病中書懷〉，《信芳閣詩草》，卷4，頁2上。

⁴⁸ [清]陳蘊蓮，〈排悶寫懷寄外〉，《信芳閣詩草》，卷4，頁24下。

⁴⁹ 關於陳蘊蓮如何借文學創作尋求自我表達，如何通過對「自我」在婚姻和家庭關係中的定位，達到強化「自我」之目的，可參見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欲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95-130。

⁵⁰ [清]陳蘊蓮，〈追悼司蘭六姊三十六韻〉，《信芳閣詩草》，卷4，頁20上-22下。

品中或直白或隱晦地表達「天壤王郎」之恨，這僅僅因為才女自命不凡，對婚姻格外挑剔嗎？除了對夫婿本身的不滿外，這種怨歎中是否還有更複雜原因？下文將探討這些問題。

三、「天壤王郎」之歎中的性別意識

通過閱讀明清才女之作不難發現，她們對婚姻的不滿往往與對自身才華的高度期許相伴相生，女性具備才識後自我意識覺醒，往往能更深切體會到性別造成的不公，因無法主宰婚姻、更無法顯才揚名而痛苦。李媿就曾多次表露「慵折花枝對鏡簪，可憐身不作奇男」⁵¹ 的怨憤：「那能真個算聰明，捫到心頭也不平。身世可憐為弱質，髫年何苦便多情。沖天徒有英雄志，讀史常思忠孝名。聊作癡人說夢話，無窮願只待來生。」⁵² 「識透夢中身。事事非真。仰天緣底兩眉顰。負卻英雄如許願，報國酬親。……何苦生於閨閣內，有志難伸。」⁵³

與之相類，吳藻在《喬影》中借謝絮才之口，表達了「生長閨門，性耽書史；自慚巾幗，不愛鉛華。敢誇紫石鐫文，卻喜黃衫說劍。若論襟懷可放，何殊絕雲表之飛鵬？無奈身世不諧，竟似閉樊籠之病鶴」⁵⁴ 的心聲。明清才女雖無力擺脫不如意的婚姻，卻以血淚和墨，將「天壤王郎」的怨歎化為詩，依靠寫作宣洩情緒並獲得某種拯救，

⁵¹ 〔清〕李媿，〈自悼六首〉（其二），《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上，頁7下。

⁵² 〔清〕李媿，〈述懷〉（其二），《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下，頁6上。

⁵³ 〔清〕李媿，〈浪淘沙·慨作〉，《猶得住樓詞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出版地不詳：民國二十九年〔1940〕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頁4下。

⁵⁴ 〔清〕吳藻，《喬影》，收入華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頁251。

詩稿如同生命的結晶，令她們格外珍視。王韻梅「適非文人，抑鬱早卒」，彌留之際將作品授之於母，囑曰：「必丐孫太史一言」，「母應之曰『諾』乃絕」。⁵⁵ 萬曆年間鄧氏女嫁瓊河鄒氏，「夫不類，女鬱鬱不自得，發為詩詞，語多凄怨。居二年，竟以怨死。臨終以遺草付其甥，人爭傳錄」。⁵⁶ 乾、嘉年間女詞人熊璉（1757-1822）為履行婚約嫁給「有廢疾」之夫，在「整日愁無限。恁年來、貧病相兼，雙眉不展」的處境中，自傷「百首新詩誰擊節，付與自吟自歎」，並寄望於「定有個、千秋青眼」。⁵⁷ 張令儀晚年在示兒詩中念念不忘交託畢生心血：「壽命原非金石固，一朝倉卒欲言難。無多身後殘詩卷，莫作他年覆甕看。」⁵⁸ 陳蘊蓮則在詩稿自序中明言：「爰取數十年來所存詩，釐為四卷，以畫易資，付諸梨棗。非敢妄冀永傳，其或以存吾之志而留吾情性於天壤間，是亦此心之不容已者歟。」⁵⁹ 又有陳宏謀（1696-1771）女陳瑩英（？-？，字端文），「能詩，兼工小楷。所適非耦，屏居一室，日在藥煙書卷中。年甫逾笄，鬱鬱以死」，其〈遺恨詞〉云：「他生未卜更何如，草草浮生廿載餘。殉葬思量無別物，未成詩稿讀殘書。」⁶⁰ 以詩稿殉葬與將詩稿託付他人流傳，雖形式不同，珍視之情卻並無二致。

才女對詩稿的執念，除了希望「庶知音讀之，悲余生之不辰，則

⁵⁵ [清]孫原湘，〈問月樓詩詞稿序〉，《天真閣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488，卷42，頁329。

⁵⁶ [清]錢謙益，〈閩集〉，《列朝詩集小傳》，頁749-750。

⁵⁷ [清]熊璉，〈金縷曲·述懷〉，《澹仙詞鈔》（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卷3，頁6下。

⁵⁸ [清]張令儀，〈病起口占示兩兒〉（其二），《蠹窗詩集》，卷10，頁14上。

⁵⁹ [清]陳蘊蓮，〈信芳閣詩草自序〉，《信芳閣詩草》，卷首。

⁶⁰ [清]法式善著，張寅彭、強迪藝編校，《梧門詩話合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頁433-434。

余死且不朽」，⁶¹ 往往還有以稿存人的「好名」之心。明末才女項蘭貞（?-?）有〈裁雲〉、〈月露〉二草，臨歿，與夫婿訣別曰：「吾於塵世，他無所戀，惟〈雲〉、〈露〉小詩，得附名閨秀後足矣。」⁶² 文學創作而外，才女亦時有「自笑閨中徒好學，未由功業振高陽」⁶³ 之感，男性金榜題名、顯身榮親的青雲之路令她們憧憬欽羨，但無論才華如何壓倒鬚眉，女子在現實中終究無法參加科舉，只得寄望于夫婿。⁶⁴ 嘉、道年間，有陳小雲（?-?）妻周靜英（?-?）以〈催花詩〉二首寄夫曰：「嫩寒欺遍好風姿，欲冠群芳幾度遲。莫到春殘風雨急，花開雖好不多時。」、「誰云位置本天成，馳檄今朝到管城。我欲憑君爭造化，萬花齊向筆頭生。」評者謂：「諷勸之語，一沉摯一淋漓，故知科第微名，閨中人之望眼盈盈，有甚於身歷者耳。」⁶⁵ 清末藏書家丁丙（1832-1899）曾因試卷汗墨被斥，自言其婦「固期余良切」，也只能「曲為慰藉」。⁶⁶ 由此當能理解張令儀在得知夫婿落第後，於詩中表現出的沮喪情緒。她曾創作戲曲〈乾坤圈〉，原作雖亡佚，但依據題辭可知是敷演黃崇嘏女扮男裝中狀元之事、⁶⁷ 令儀既「天性

⁶¹ 〔清〕錢謙益，〈閩集〉，《列朝詩集小傳》，頁 761。

⁶² 〔清〕錢謙益，〈閩集〉，《列朝詩集小傳》，頁 753。

⁶³ 〔清〕許玉仙，〈冬日雜感〉，收入〔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706，卷 3，頁 575。

⁶⁴ 關於女性在科舉社會中的思想與生活風貌，可參見連文萍，〈科舉與人生幸福——明代女詩人鄒賽貞的生平志行與家族仕宦〉，《淡江中文學報》第 37 期（2017 年 12 月），頁 29-62。

⁶⁵ 〔清〕棟華園主人輯，劉和文校點，王英志校訂，《閩秀詩評》，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冊 3，頁 2281。

⁶⁶ 〔清〕丁丙，〈亡婦凌氏行略〉，收入胡曉明、彭國忠主編，《江南女性別集初編》（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冊下，頁 923。

⁶⁷ 張令儀〈乾坤圈題辭〉：「蠹窗主人偶於長夏翻閱唐詩，因感黃崇嘏之事。……乃演成一劇，名曰乾坤圈。使雅俗共賞，亦足為娥眉生色，豈不快哉！」見〔清〕張令儀，〈乾坤圈題辭〉，《蠹窗詩集》，卷 14，頁 20 上-20 下。

穎敏」、「於經、傳、史記、百氏之說，靡不領其意趣、咀其菁華」，⁶⁸又對夫婿連番落第耿耿於懷，創作該戲曲應有所寄託。才女王筠（1749-1819）有戲曲《繁華夢》，講述王氏女在夢中化為男身功成名就，其中有〈鷓鴣天〉題詞曰：「閨閣沉埋十數年。不能身貴不能仙。讀書每羨班超志，把酒長吟李白篇。懷壯氣，欲沖天。木蘭崇嘏事無緣。玉堂金馬生無分，好把心情付夢詮」，⁶⁹正可作為〈乾坤圈〉乃至眾多才女心跡的注腳。她們既無法依靠自身金榜題名成就功業，難免對夫婿望之深而責之切，「天壤王郎」的怨懟中，也應隱藏著意識到性別局限後的不平之氣與無能為力之感。

女子無法擇嫁志同道合的夫婿，卻能擇交心靈相通的閨友，在婚姻不幸的才女筆下，姊妹之誼、知己之感往往彌補了夫婦之情的缺憾。隨園女弟子汪玉軫（1758-1809）「工詩善書」，因「所適不偶」只能「賣文以自活」，⁷⁰同為隨園女弟子的金逸（1769-1794）對汪氏之才情甚為傾慕，不但將其詩作供於几案焚香賞鑒，對汪氏空有滿腹才華卻所適不偶的不幸遭遇，亦表達了深切同情：「一卷焚香供玉臺，燈殘猶讀兩三回。謝家柳絮蘇家錦，如此才真未見來。」⁷¹「空教費盡好才華，夫婿年年不在家。願化相思一雙鳥，替銜紅豆到天涯。」⁷²

這種相憐相惜的知己之恩令玉軫銘感五內，故在金逸病逝後悲痛

⁶⁸ [清]張廷玉，〈錦囊冰鑿序〉，收入[清]張令儀，《錦囊冰鑿》，頁2下-3上。

⁶⁹ [清]王筠撰，〈鷓鴣天〉，《繁華夢》，收入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頁33。

⁷⁰ [清]完顏惲珠，《閨秀正始集》（出版地不詳：清道光辛卯年[1831]紅香館藏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14，頁18下。

⁷¹ [清]金逸，〈題汪宜秋內史詩稿後〉（三首其一），收入[清]袁枚，《隨園女弟子詩選》（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2，頁12上。

⁷² [清]金逸，〈題汪宜秋內史詩稿後〉（三首其三），收入[清]袁枚，《隨園女弟子詩選》，卷2，頁12下。

不已，寫下令諸名士為之擱筆的輓聯：「入夢想從君，鶴背恐嫌凡骨重；遺真添畫我，飛仙可要侍兒扶。」⁷³ 甘願化作侍兒追隨仙女飛升而去的幻想中，正蘊藏著婚姻不幸的女詩人擺脫凡塵俗世與知己相依相伴的願望。又如前文提及的女詩人李媿，不幸嫁給「素駮蠢」、「性極暴戾」之夫，她與黃香崖（1792-1829）「一見若逢夙契」、「誓為生死交」，分離後多次表露「茫茫大地誰知我，寂寂良宵獨憶君」⁷⁴ 的思念之情，對香崖矢志不嫁之舉，更於作品中反復表達認同及贊許之意：「淵裏明珠到底沈，北堂何必勸於今。命惟秋岫雲同薄，情較春江水更深。入世誰憐卿傲骨，此生獨許我知音。五松皎皎天空月，朗照伊人一片心。」⁷⁵、「盼切忘形友。泊姑蘇、輕舟一葉，離情略剖。塵網能逃真達者，繡佛而依阿母。誓不願、奉人箕帚。卿忒緣慳儂命薄，但相期、來世為嘉耦。雖妄念，天憐否。」⁷⁶

前引李尚璋所作傳記將香崖矢志不字的原因解釋為「侍親」，這與香崖後來「不得於母，投池死」，以及李媿詩中的「北堂何必勸於今」之語未免抵牾，可以推測，香崖終身不嫁與其說是為侍奉母親，毋寧是出於對婚姻本身的抗拒。正因如此，深為婚姻所苦、有「所愧襟懷非謝女，敢將天壤怨王郎」之歎的李媿才將香崖引以為同道、知己，以及同病相憐的薄命人：「北堂謾莫笑情癡，細語幽窗無盡時。一樣傷心雙薄命，喁喁豈但訴相思。」⁷⁷ 在對現實生活徹底絕望之後，

⁷³ 王蘊章著，王英志校點，《然脂餘韻》，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江蘇：鳳凰出版社，2010年），冊1，卷1，頁632。

⁷⁴ 〔清〕李媿，〈中秋夜懷香崖姊〉，《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上，頁2下-3上。

⁷⁵ 〔清〕李媿，〈黃香崖表姊巽英侍親不字，慨賦以贈〉，《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上，頁1下-2上。

⁷⁶ 〔清〕李媿，〈金縷曲十闕·書感〉（其三），《猶得住樓詞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頁5上。

⁷⁷ 〔清〕李媿，〈歸甯偶紀二十四首〉（其十），《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

李媿發出「熱血願因知己灑，寒灰難為世情然」、⁷⁸「死有同心，生難如意。在他鄉、料定埋憂，到此日、何須流涕。碎瑤琴，以報知音，相逢容易」⁷⁹的悲鳴，與香崖相約投池自盡，以「死有同心」的姊妹情誼來對抗「生難如意」不幸婚姻，可謂在情理之中。

在與閨友的惺惺相惜中，才女婚姻的缺憾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彌補，性別意識也找到了共鳴，她們甚至幻想通過性別置換而獲得美滿姻緣，如李媿與香崖有「但相期、來世為佳偶」⁸⁰之願。雖然這種將希望寄託來世、赴死以求今世解脫的方式較為極端，但在其他才女筆下，也存在類似的遐想。吳藻作品中雖絲毫不涉夫婿，卻熱衷傾訴對諸閨友的深摯情誼：「無計共離觴。跪地垂楊。數聲風笛斷人腸。從此天涯明月夜，各自淒涼。」⁸¹「何時再向青綾坐。約聯吟、二三知己，蘭陵爭播。」⁸²「入夢故人明我憶，屋樑閒、落月秋如畫。情一往，易牽惹。」⁸³她有〈洞仙歌·贈吳門青林校書〉一詞曰：「一樣掃眉才，偏我清狂，要消受、玉人心許。正漠漠、烟波五湖春，待買箇紅船，載卿同去。」⁸⁴

有學者認為，某些閨友間的情誼帶有性愛色彩，並以此推測其有

芬集》，卷下，頁3上。

⁷⁸ [清]李媿，〈述懷三十韻〉，《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卷上，頁10下。

⁷⁹ [清]李媿，〈兩同心·生挽香崖姊兼以自挽〉，《猶得住樓詞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頁7上。

⁸⁰ [清]李媿，〈金縷曲十闋·書感〉（其三），《猶得住樓詞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頁5上。

⁸¹ [清]吳藻，〈浪淘沙·吳門返棹，雲裳妹欲送不果，寄此畱別〉，《花簾詞》，頁24下。

⁸² [清]吳藻，〈賀新涼·寄懷雲裳妹，疊前題錦槎軒稿韻〉，《花簾詞》，頁25上。

⁸³ [清]吳藻，〈金縷曲·小韞世嫂自失所天後，音問久闕，填此寄懷，即題其自然好學齋詩集〉（其三），《花簾詞》，頁39上。

⁸⁴ [清]吳藻，〈洞仙歌·贈吳門青林校書〉，《花簾詞》，頁16上-16下。

同性戀傾向，⁸⁵ 我們雖無法確切否認此類女作家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但依據相關作品可以推知，這種性別身份的置換應該更多是尋求心理上的滿足而非源于生理癖好。李媿與香崖的「但相期、來世為佳偶」，是基於今生「一樣傷心雙薄命」的無奈。吳藻在為摯友張襄（1810-？）詩集的題辭中，先對其「名將儒風從來少，況有雛凰親課。喜嬌小、才偏勝左」的家庭生活表達了「福慧他年誰過」的艷羨之情，繼而「覺展卷、自慚形澆」，發出「儂是人間傷心者」⁸⁶ 的悲歎，是因為聯想到自己所適非偶，不禁黯然神傷。她格外珍視閨友間的情誼、幻想化身名士與美人泛舟偕隱，婚姻中的缺失感應是很大的誘因。表達出類似願望的還有女詞人陸葑（?-1860），其夫「沉湎於酒，漸至狂惑」，她雖「怡然受之，不以為忤」，最終「為讒言所中」返回娘家。⁸⁷ 在〈月底修簫譜·贈女郎秀貞〉一詞中，陸葑將自己假想為名士，要載將心愛的女子泛舟而去：

玉凝香，花解語。疑是碧城侶。隔著雲山，多少黯愁緒。掃眉偏我清狂，憐才有意，也牽惹、相思千縷。挽春住。誰知春去難留，一日一風雨。遙憶西湖，荷塘鬧紅處。何時檀板金尊，烟波畫舫，待載了、卿卿同去。⁸⁸

⁸⁵ 如美國學者高彥頤（Dorothy Ko）認為，明代女詩人徐媛（?-?）與陸卿子（?-?）的作品中皆體現出對年輕女子身體之美的過分關注，在寫給徐媛的詩中，「陸卿子對『婉戀』和『平生歡』這樣一種情慾表達詞彙的明確使用，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她對徐媛的性愛感情」。〔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87。

⁸⁶ 〔清〕吳藻，〈金縷曲·題張雲裳女士錦槎軒詩集〉，《花簾詞》，頁17下-18上。

⁸⁷ 〔清〕雷瑨、〔清〕雷瑛輯，王玉媛校點，王英志校訂，《閨秀詞話》，卷2，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冊2，頁1460。

⁸⁸ 〔清〕陸葑，〈月底修簫譜·贈女郎秀貞〉，《倩影樓詞》（出版地不詳：清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頁3上。

這種文學上的假想與虛構，未必不是由現實中的婚姻缺憾和對性別身份的無奈促發的，而在女性創作的戲曲和彈詞作品中，「擬男」的白日夢更是常見套路。⁸⁹ 在《喬影》中，吳藻改著男兒衣履，自誇「敢云絕代之佳人，竊詡風流之名士」，⁹⁰ 並聲言「只少個伴添香紅袖呵，相對坐春宵」，⁹¹ 表達了與〈洞仙歌·贈吳門青林校書〉同樣的情緒，時人已意識到造成吳藻此心境的原因是婚姻不諧：「天壤何知王謝？人間偶墮藩茵」，⁹² 「託名謝絮才，殆不無天壤王郎之感耶」。⁹³ 今人的研究論著中，更進一步將之解讀為「中國婦女開始追求的女性主體性」，⁹⁴ 「女性劇作家的性別反思與大膽越界」。⁹⁵ 由此可知，才女在發出「天壤王郎」之歎的同時，於作品中強化同性情誼，正是試圖構建一個「女兒國」作為不幸婚姻的避難所，她們幻想通過性別置換來充任男性的角色，是出於不能主宰姻緣的無奈，亦稱得上一種發揮自我主動性的微弱抗爭。

⁸⁹ 分見王力堅，〈「擬男」戲曲：他者化現象及其前因後果〉，《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市：文津出版社，2006年），頁57-90；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

⁹⁰ 〔清〕吳藻，《喬影》，收入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頁251。

⁹¹ 〔清〕吳藻，《喬影》，收入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頁254。

⁹² 〔清〕郭慶，〈觀演喬影傳奇作〉，〔清〕吳藻，《喬影》，收入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頁259。

⁹³ 〔清〕陳文述，〈花簾書屋懷吳蘋香〉，《西冷閨詠》，卷16，頁2下。

⁹⁴ 孫康宜，〈性別的困惑——從傳統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6期（1998年8月），頁117。

⁹⁵ 高禎臨，〈從閨房、書齋，走進歷史：吳藻《喬影》的空間隱喻、物質象徵與行為意義〉，《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43期（2018年12月），頁120。

四、「天壤王郎」背後的文化動因

袁枚曾言「近日閨秀能詩者，往往嫁無佳偶，有天壤王郎之歎」，明清時期湧現出一批與謝道韞同病相憐的才女並非偶然。首先，明清時期女性文學的空前繁榮造就諸多以才華自矜的女子，雖然迫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壓力，她們未必都能公開表露「莫道才華讓男子，深閨亦有竹林期」⁹⁶ 的自信，卻借閨友間的唱和題贈表達了對女性文才的高度嘉許：「鏤雪裁雲絕妙章，明珠穿就字行行。掃眉筆上無脂粉，脫口吟時有佛香。」⁹⁷「秦樓天遠，喜臨風咳唾，都成珠玉。豔織迴文清散雪，掃盡紅塵十斛。」⁹⁸「議曹固是無鬚，進士何妨不櫛。乃知蕙心蘭質，分餘韓泊之賤。繡口錦腸，奪得江郎之筆。」⁹⁹ 女性才識的總體提升增加了她們睥睨鬚眉的底氣，而閨友間結社、唱和、題贈等社交活動的增加，不但拓展了女性的交際圈，也使其有更多機會相互激發誘導，促進了性別意識的覺醒。這令她們對女性在婚姻中的哀痛和無奈有了更深體認，在自傷的同時，推而廣之到對同性的悲憫：「披圖宛爾遇姮娥，太息芳齡委逝波。三月花光分兩頰，六橋柳色集雙蛾。壻逢紈袴清才少，僊謫塵寰薄命多。玉碎珠沉咸惋惜，王郎天壤恨如何。」¹⁰⁰「采鳳隨鴉已自慚，終風且暴更何堪？不須更道參軍好，得嫁王郎死亦甘。」¹⁰¹「瘦吟魂、一縷秋烟。鴉性無端猜

⁹⁶ [清]錢鳳綸，〈寄懷侄女瑩卿〉，《古香樓詩》，收入陳紅彥、謝冬榮、薩仁高娃主編，《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冊169，頁376。

⁹⁷ [清]席佩蘭，〈題宛仙詩稿〉，《長真閣集》（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3，頁10下。

⁹⁸ [清]王倩，〈百字令·酬季湘夫人見和前韻之作，並乞題梅影圖〉，《洞簫樓詞鈔》（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卷1，頁3下。

⁹⁹ [清]潘素心，〈信芳閣詩草序〉，《信芳閣詩草》，卷首。

¹⁰⁰ [清]陳蘊蓮，〈題胡吟香女史遺照〉，《信芳閣詩草》，卷4，頁19上。

¹⁰¹ [清]袁枚，《隨園詩話》，冊下，頁456。

不準，誰更把、恨箋天。」¹⁰²「可憐一載因緣，百端磨折，轉眼天年促。斷送青春愁病死，說甚洞房花燭。薄命如斯，幽閨誰念，我為傷心哭。霜摧雨打，芳蘭竟萎空谷。」¹⁰³

以上作品中，前二詩分別為陳蘊蓮、許燕珍（?-?，約雍正、乾隆年間人）為遇人不淑鬱鬱而終的胡吟香（?-?，嘉慶、道光年間人）、袁機而作，前者雖有國色仙才，平庸之「王郎」卻不懂愛賞，後者非但在婚姻中沒有知音，更慘遭虐待，可謂欲嫁「王郎」尚且不得。第三首《南樓令》乃閨秀徐德惠（?-?，咸豐、同治年間人）題陸葑詞稿，哀悼其夫婦失和被遣返母家，伊人獨憔悴，滿紙皆愁恨。第四首《百字令》是熊璉在聽聞陳氏女嫁甫一年即被折磨致死的不幸遭遇後，念及同是幽閨薄命人，為之放聲一哭。非但如此，隨著反思的深入，有些女作家更突破一己、一人的遭際，上升到對更形而上的女性群體命運的追問：

何造物獨慳我輩，豈女子不宜有才乎！今夫貴賤隨人，蛾眉最苦，閨闈非偶，鴉性難猜。常觀越月之緣，每致終風之怨。或者石闕口中，藁砧山上。條條楊柳，封侯塞外之心。歲歲梅花，落魄樓中之賦。甚至糠燄淒夢，蘭胎墮花；孤奩斂塵，一棺聽雨。黃羅扇子，全拋舊日。箱中紫玉，釵聲移聽新人頭上。¹⁰⁴

以及「道是紅顏多薄命，貌無花、命薄何如葉。誰為我，細評說。」¹⁰⁵「搔首呼天，呼不應、茫茫一片。嗟顛倒、弄權造化，故生

¹⁰² [清]徐德惠，〈南樓令〉，《倩影樓詞》，頁3下。

¹⁰³ [清]熊璉，〈百字令·吊陳氏女〉，《澹仙詞鈔》，卷2，頁12上-12下。

¹⁰⁴ [清]關鐸，〈評花仙館合詞序〉，[清]金繩武、[清]汪淑娟合刻，《評花仙館合詞》（出版地不詳：清咸豐三年〔1853〕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所），卷首，頁1下-2上。

¹⁰⁵ [清]濮賢鄉，〈賀新涼〉，《意眉閣詞稿》，收入李道河等輯，《李氏詩詞四種》（出版地不詳）。

缺陷。紅粉飄零今古恨，才人老大千秋怨。問乾坤、心劍倩誰磨？揮愁斷。」¹⁰⁶

「何造物獨慳我輩」、「誰為我，細評說」、「搔首問天，呼不應、茫茫一片」諸語呼天籲地，正體現了才女受制於性別、找不到出路的憤懣，以及不甘心對命運逆來順受的執著。有時，正因為這種才女所適非偶的思維慣性，會產生某種誤導，乾、嘉年間蕭山女史天水氏酷愛莊盤珠（1772-1796）之詞，「為付劖劖」，卻因其「詞旨悱惻」，「疑抱天壤王郎之憾，序中深致惋惜」，丁紹儀（1815-1894）特意糾釋之曰：「似不知為同邑孝廉吳軾室，門無塵雜，靜好相莊。正如飲水詞人，身處華廬，而詞極淒戾。自是賦才所近，非關遇之豐嗇。」¹⁰⁷

其次，「天壤王郎」之歎雖出自才女之口，背後卻離不開男性文人的推波助瀾，在男性掌握強勢話語權的時代，建構理想婚姻形態、塑造薄命才女形象，往往是由男性主導，進而潛移默化影響女性。明清時期男性文人對女子文才的認同及由此促成的女性文學繁榮，已多有學者論及，在此不再贅述。為強調女子才華之卓越，男兒甚至甘當陪襯，「海內靈秀，或不鍾男子而鍾女人」、¹⁰⁸「乾坤清淑之氣不鍾男子，而鍾婦人」¹⁰⁹等言論屢見不鮮。翻檢男性為女性詩文集所作的序跋，也隨處可見女子之才令諸兄弟相形見绌的表述，例如貴為宰相的張廷玉，憶及早年在故里商討詩文的時光，就不忘標榜其姊令

詳：民國四年〔1915〕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所），頁5下。

¹⁰⁶ 〔清〕王筠撰，〈滿江紅〉，《繁華夢》，收入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頁133。

¹⁰⁷ 〔清〕丁紹儀，〈莊蓮珮詞〉，《聽秋聲館詞話》，卷5，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頁2634。

¹⁰⁸ 〔明〕趙世傑，〈古今女史敘〉，《古今女史》（出版地不詳：明崇禎元年〔1628〕問奇閣刊本，藏於名古屋蓬左文庫），卷首，頁敘三上。

¹⁰⁹ 〔清〕鄒漪，〈紅蕉集序〉，收入胡文楷編著，張宏生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897。

儀「生而聰慧」、「性嗜學」、「裨益于諸弟者良多」¹¹⁰；王思任（1575-1646）甚至以「身有八男，不易一女」¹¹¹之言，來表達對才華橫溢的女兒端淑（1621-？）的愛憐之情。類似表述雖不免溢美，內核卻正與「謝庭詠雪」、「施帳解圍」等謝道韞壓倒鬚眉的才女故事一脈相承，成為頌揚女子才華的套路。在這種語境中，「王郎」之稱，有時還帶有幾分對男子的激勵或戲謔之意，如以下幾首賀婚詩：「謝家有車騎，將略冠淮淝。近者唐侯起，登壇露布飛。汝方叨世戚，往可問戎機。天壤王郎語，當令雪此譏。」¹¹²「十年書劍歷陽城，擇對梁鴻意不輕。秋水蒹葭還舊國，春風琴瑟譜新聲。占熊定有甥如舅，繡虎難當妹似兄。咏雪堂前宜努力，莫教天壤笑王生。」¹¹³「鴛瓦初含璧月光，帝城名酒鬱金香。嬋娟一顧消銀管，窈窕雙棲入玉堂。自有琴心驚卓女，不勞天壤謔王郎。何人共有風流癖，絳帳虛憐馬季長。」¹¹⁴

而情投意合的夫妻之間，男子自比「王郎」雖是謙辭，也彰顯出對妻子才華的愛重之意，如鄭蘭孫（1814-1861）、徐鴻謨（1813-1864）夫婦「此倡彼和，揮毫而並蒂花開；前喁後于，構思而同心縷結」¹¹⁵徐氏為妻子的《都梁香閣集》題辭，出以「筆底塵沙輪盡掃，

¹¹⁰ [清]張廷玉，〈蠹窗詩文集序〉，《蠹窗詩集》，卷首，頁1上-2下。

¹¹¹ [清]陳維崧，《婦人集》（上海：大東書局，1932年），頁25。

¹¹² [清]王柏心，〈仕兒就婚成都賦寄二詩〉（其二），《百柱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603，卷28，頁430。

¹¹³ [清]方文，〈贈從弟井公新婚〉，《塗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7，頁333。

¹¹⁴ [清]曹溶，〈王照千門人納姬二首〉（其二），《靜惕堂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45，卷30，頁459。

¹¹⁵ [清]錢士鈞，〈蓮因室詩詞集序〉，收入[清]鄭蘭孫，《蓮因室詩詞集》（出版地不詳：清光緒元年〔1875〕刊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首，頁1下。

閨中師友許平分」¹¹⁶「慚愧王郎笑天壤，筆花禿盡苦吟遲」¹¹⁷之語。在贈內詩中，自比「王郎」也並不罕見：「布裳椎髻即無妨，周姥傳詩莫記將。解道謝娘飛絮語，任教天壤笑王郎。」¹¹⁸「黔婁先生貧不聊，王郎天壤共詼嘲。荊釵裙布亦自樂，膝前不見衰師驕。」¹¹⁹

男子坦然自稱「王郎」，自謙自嘲的同時，也體現出夫妻間相知相敬的深情，前代雖偶有東漢末年的徐淑（?-?）與秦嘉（?-?）、宋代的李清照（1084-1155）與趙明誠（1081-1129）等詩文唱和的夫婦，卻堪稱鳳毛麟角，隨著明清時期才女的不斷湧現，能夠此唱彼和的文章知己型婚姻也成了諸多文士的理想追求，成就一段段佳話。明末文人葉紹袁（1589-1648）自稱與其妻沈宜修（1590-1635）「倫則夫婦，契兼朋友」¹²⁰夫婦二人「或披古人載籍之奇，或證當世博覽之異；或以失意之眉對蹙，或以快心之語相詼」¹²¹可謂文字知交。乾、嘉時期文人陳基（1771-1825）與繼室王倩（?-1814）偕游吳越間，「琴書相對，見者目為劉樊仙侶」¹²²臥室有楹帖曰「幾生修得到，何可一日無」¹²³巧妙嵌入王倩之號「梅卿」與陳基之字「竹士」，風雅為士林稱羨。又如才女孫蓀意（1783-?）與夫婿高第（?-?），「閨

¹¹⁶ [清]徐鴻謨，〈戊戌秋日，題都梁香閣集〉，收入[清]鄭蘭孫，《蓮因室詩詞集》，卷首題辭，頁1上。

¹¹⁷ [清]徐鴻謨，〈甲辰重陽後三日，題都梁香閣集〉，收入[清]鄭蘭孫，《蓮因室詩詞集》，卷首題辭，頁1上。

¹¹⁸ [清]王彥泓，〈晚示內〉（四首其四），《疑雨集》（出版地不詳：清光緒刻本，約西元19世紀），卷4，頁13下。此資料引自中國基本古籍庫，瀏覽日期：2021年6月8日。

¹¹⁹ [清]朱黼，〈題內人小照〉，《畫亭詩草》，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368，卷11，頁516。

¹²⁰ [明]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11。

¹²¹ [明]葉紹袁，〈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午夢堂集》，頁211。

¹²² [清]蔣寶齡撰，程青岳批注，李保民校點，《墨林今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卷9，頁197。

¹²³ [清]蔣寶齡撰，程青岳批注，李保民校點，《墨林今話》，卷9，頁197。

房酬唱，彼此各稱畏友。所居在山水間，飲清江之流，餐越嶺之秀，評量花鳥，描繪溪山，以同心之人同學相長，致足樂也」。¹²⁴ 在當時的戲曲、小說中，才子佳人以文字結緣的情節甚至成為固定套路，李漁（1611-1680）的《意中緣》中就有「才作合，技為媒」，「娘子，我和你是文字知己，比尋常夫婦不同，須要脫去成親的套子，歡飲幾杯，談一談衷曲，千萬不要害羞」¹²⁵ 的表述，可謂社會風氣的投射。而某些文人對能詩之婦的渴望，甚至達到瘋魔的地步：「臨汾陶仲景秀才，少時性堅僻。婦邗氏有色，識字解文義而不能詩，仲景以為憾，教之不工，至以夏楚從事，當時傳為笑柄。然由此未一年，竟善吟咏。」¹²⁶

戲文及現實中對夫婦能詩之理想婚姻的推崇，自然對女性尤其是才女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張問陶（1764-1814）有〈寒夜閨中作〉一詩，標榜自家「瓦瓶養菊殘留影，石几攤書靜有香。婢解聽詩妻解和，頗無俗韻到閨房」¹²⁷ 的風雅生活，並親手為妻子繪製小像，其妻林佩環為此寫下「愛君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¹²⁸ 的絕句，可謂投桃報李，也可謂對張氏標榜之閨中風雅的認同與互動。「修到人間才子婦」的願望，正道出了才女心聲，雖然前文已論及，嫁得落魄才子的才女，婚姻未必盡皆如意，但對才子型伴侶的渴求，始終是才女解不開的心結，正如有些文

¹²⁴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崇明女子師範講習所，1922年鉛印本），卷6，頁339。

¹²⁵ 〔清〕李漁，《意中緣》，《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4，頁408。

¹²⁶ 〔清〕棟華園主人輯，劉和文校點，王英志校訂，《閨秀詩評》，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冊3，頁2311。

¹²⁷ 〔清〕張問陶，〈寒夜閨中作〉，《船山詩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11，頁293。

¹²⁸ 〔清〕張問陶，〈冬日無事，手為內子寫照，得其神似而已。內子戲題一絕云：「愛君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依韻和之〉，《船山詩草》，卷12，頁335。

人出於對能詩之婦的渴望，瘋魔到「教之不工，至以夏楚從事」，有些女子對能詩之夫的崇拜也發展到癡迷阿諛：「崇善張仲明婦魯氏，非仲明詩不讀。〈咏薔薇〉云：『猩紅顏色艷於脂，滿架濃香暗送時。留得曉來清露好，待儂盥手誦郎詩。』阿其所好，一至於此，設使仲明無詩奈何？」¹²⁹

由於李易安與謝道韞這兩位最具代表性的前代才女，正在婚姻中提供了「琴瑟相諧」與「彩鳳隨鴉」這一正一反的參照，故而常被明清女作家用以影射自身際遇。如張學象（1649-1731）所配非偶，詩詞多哀怨之音，直抒胸臆曰：「三生緣淺。鳳臺不遇吹簫伴。寫恨盈篇。幾度追思李易安」、¹³⁰「嘆三生緣薄，泪珠空滴。偏是王郎逢謝氏，不教仙女隨張碩。想徒然，滿腹盡文章，成虛擲。」¹³¹ 孫雲鳳（1764-1814）之夫「見筆硯輒憎」，熊璉之夫有「廢疾」，二人筆下的「舊恨新愁拋未得，種種都來眉嫵。芳信魚沈，新詞韻險，沒個商量處」、¹³²「休說消魂，人瘦有誰管。趁它疎影殘香，餘情同訴，依舊把、黃昏簾捲」，¹³³ 表述雖更為委婉，但仍隱約可見「才下眉頭，卻上心頭」、¹³⁴「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閑滋味」、¹³⁵「莫道不銷魂，

¹²⁹ 〔清〕棟華園主人輯，劉和文校點，王英志校訂，《閨秀詩評》，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冊3，頁2306。

¹³⁰ 〔清〕張學象，〈減字木蘭花·病中〉，收入〔清〕徐乃昌編，《閨秀詞鈔》（出版地不詳：清宣統元年〔1909〕小檀樂室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1，頁6下。

¹³¹ 〔清〕張學象，〈滿江紅·秋夜自傷〉，收入〔清〕徐乃昌編，《閨秀詞鈔》，卷1，頁6下-7上。

¹³² 〔清〕孫雲鳳，〈百字令·和花海叔韻兼寄仙品〉，《湘筠館詞》，收入〔清〕徐乃昌編，《小檀樂室彙刻閨秀詞》（出版地不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卷上，頁10下。

¹³³ 〔清〕熊璉，〈祝英臺近·殘菊〉，《澹仙詞鈔》，卷2，頁5下-6上。

¹³⁴ 〔宋〕李清照，〈一翦梅〉，《重輯李清照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頁9。

¹³⁵ 〔宋〕李清照，〈念奴嬌·春情〉，《重輯李清照集》，卷2，頁22。

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¹³⁶等易安名作的影響，而「沒個商量處」、「人瘦有誰管」之語，則體現出她們追求「趙李姻緣」而不得，相形之下更加痛切的茕茕孑立之感。

男性文人標榜才子配才女型理想婚姻的同時，也熱衷搜羅記錄所配非偶的薄命才女，最廣為人知者如萬曆年間女子馮小青（1617-1635）與康熙、雍正年間女子賀雙卿（1713-1740），一不容於大婦，一嫁庸俗農家子，皆鬱鬱夭死，文人極盡渲染之能事，將其塑造成色能傾國、才可驚世的薄命才女典型。無論其中是否含有虛構成分，體現出的文人心態都是真實的。¹³⁷雖然對「色」的強調不免帶有男性獵奇的心理，但強調女子「紅顏薄命」、「彩鳳隨鴉」的悲劇性人生，一掬同情之淚，也是自命「豐其才」卻又自傷「吝其遇」的文士，在無可奈何境遇中的自身投射和自我寬解。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各類詩話、詞話、筆記中，對才色俱佳的女子所適非偶的記載不勝枚舉，就某種程度而言，所謂「近日閨秀能詩者，往往嫁無佳偶，有天壤王郎之歎」，正源于文人有選擇的刻意強化。這種強化一方面使才女對惜多才、憐薄命的文人生出知己之感。如陳文述因哀憐小青而為之修

¹³⁶ [宋]李清照，〈醉花陰〉，《重輯李清照集》，卷2，頁20。

¹³⁷ 相關研究可見，康正果，〈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西青散記》初探〉，收入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62-385；〔美〕羅溥洛，〈雙卿接受史綜述：從謫仙到文化偶像〉，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63-576；杜芳琴，〈才子「凝視」下的才女寫作——重新解讀《西青散記》中的才子才女關係〉，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77-598；鄧小軍，〈《西青散記》與賀雙卿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頁67-77；徐永明，〈馮小青其人真偽考述〉，《文化遺產》，2014年第4期，頁139-156。另外，對馮小青、賀雙卿的相關研究進行了整體梳理，分見王旭，《孤山的文人影像——三百年「小青熱」輯事論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李金坤，〈賀雙卿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4期），頁67-89。

墓賦詩：「余嘗謂女子有才為妾，不得志以死者，皆小青之類，留此零膏冷翠，為天下後世傷心人寫照耳。道光甲申，為修墓於孤山，建蘭因館，並撰墓誌，賦詩紀事。」¹³⁸ 此舉得到諸多文士尤其是才女的響應，¹³⁹ 身為碧城仙館女弟子的吳藻寫下「珊珊環珮歸來否，早注入、碧城仙簿。只問他，曾向詩人拜謝無」¹⁴⁰ 之句，是代替小青等薄命女子致謝，也隱含著對其師知遇之恩的感激。另一方面，對薄命才女的塑造也影響了女性對待婚姻的態度：

揚州西鄉有農家女者，年方十五，為巨富某姓家婢。某夫人能詩，見其穎慧，輒教以吟咏，不三年而成。里中僉以才女目之。有富商某欲納為側室，女不從，曰：「我寧為嬰兒子，不願為小青也。」尋又議婚農家子，女亦不從，曰：「我不能為雙卿。」竟不嫁。專事吟哦。十八歲而卒。¹⁴¹

這則軼事反映出小青、雙卿故事的深入人心，也體現了才女自我意識覺醒後對婚姻的審視，粗識文墨的農家女尚且如此，遑論飽讀詩書、才華不遜鬚眉的閨秀。雖然她們難以自主地選擇夫婿，卻自覺地反思女性的婚姻和命運，將哀傷、怨懟、遺憾、憤懣發之於詩，並經由「好事」文人傳播四方，使「天壤王郎」之歎成為明清女性文學中一道獨特的風景。

¹³⁸ [清]陳文述，〈梅花嶼吊馮小青〉，《西泠閨詠》，卷9，頁2下。

¹³⁹ 陳文述將相關唱和作品編輯為《蘭因集》，共收錄36位詩人的123首作品，其中女詩人26人作品共計96首。案：依據《蘭因集》卷下所收詩作統計而得。

¹⁴⁰ [清]吳藻，〈南仙呂入雙調·雲伯先生於西湖重修小青、菊香、雲友三女士墓〉，刊《蘭因集》見示，即題其後，《香南雪北詞》（出版地不詳：清道光十年〔1884〕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附錄，頁3下-4下。

¹⁴¹ [清]雷瑠、[清]雷城輯，王玉媛較點，王英志校訂，《閨秀詞話》，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冊3，卷4，頁1492。

五、結語

黑格爾（1770-1831）曾言：「女子把全部精神和現實生活都集中在愛情裡和推廣成為愛情，她們只有在愛情裡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¹⁴² 明清閨秀亦同樣具備女子的這一特徵，對她們而言，夫婿可謂唯一能為其提供愛情寄託亦即生命支持力的男子，寄望越高，則失望的可能性越大。尤其是睥睨鬚眉的才女，尋得足供仰視的配偶更加困難，粗鄙之夫自不待言，縱然夫婿有中人乃至中人以上之才，也未必能得到她們的青睞。我們甚至可以假設，有過「詠絮」、「解圍」之事的謝道韞，既自矜多才，對謝安口中「人材亦不惡」的王凝之出以怨語，即便嫁給才智與封、胡、邊、末諸人相匹敵的男子，仍然未必不會傲睨其夫而在婚姻中「有所恨」。

除了才女自視甚高、過分苛責的成分，由於許多男子一生落魄，只能依靠妻子做閨塾師、售賣字畫、織補縫紉或娘家接濟為生，如明清之際嘉興才女黃媛介（?-?），「詩文書畫皆佳絕」，「其夫楊世功未有文名，有天壤王郎之感」，「以筆墨供薪水，轉徙吳門，食貧自給」。¹⁴³ 這就顛覆了傳統觀念中由男子建功立業、撫養妻兒的格局，難免令女子在自食其力（或寄食娘家）的同時對夫婿心生輕慢，張令儀、陳蘊蓮皆是如此。這也促使才女意識到由於性別限制造成的不公，因無法主宰婚姻、更無法顯才揚名而痛苦，她們幻想能夠如男子一樣施展才華、博取功名，並在幻想無法實現時加深對夫婿、對婚姻的不滿。

另外，雖然婚姻不幸的才女在實際數量上並不多於婚姻美滿的才女，但由於血淚之作通常更具藝術感染力，也更易激起同性間的情感

¹⁴² 〔德〕黑格爾，《美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2，頁327。

¹⁴³ 〔清〕盛大士，《溪山臥遊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082，卷4，頁159。

共鳴，因而獲得了女作家更多的關注，而明清時期女性交遊的擴展也為才女性別意識的覺醒提供了更多機會，使她們透過「天壤王郎」的不幸婚姻，思考男性中心社會女性這一群體的命運，並發之於詩歌。至於所適非偶的才女軼事及相關作品的傳播，明清文人尤其是失意文人發揮了重要作用，才色俱佳的薄命女子既滿足了他們的獵奇心理，也有他們懷才不遇的自我投射。而文人對夫婦能詩之理想婚姻的追求、對薄命才女的刻意彰顯形成一種社會風氣，又轉而加深對女性的影響，對才女自傷自憐、畏懼婚姻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此可見，才女的「天壤王郎」之歎之所以能夠在明清女性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不能簡單視為婚姻制度的摧殘戕害，而是社會風氣、女性的獨特心理、文人有選擇性的刻意強化等多方合力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就更加真實全面地展現了明清女性的心態和生活，對女性史研究當有一助之功。而在女性文學史方面，胡適（1891-1962）曾這樣評價中國古代的女性文學：

這個畸形社會向來把女子當作玩物，玩物而能做詩填詞，豈不更可誇炫於人？豈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寵？所以一般稍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有「才女」做他們的玩物，替他們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們的豔福。好在他們的老婆決不敢說老實話，寫真實的感情，訴真實的苦痛，大都只是連篇累幅的不痛不癢的詩詞而已。¹⁴⁴

本文所列舉的明清才女婚姻書寫諸作，正顛覆了這種所謂「不痛不癢的詩詞」之說，至於才女們「真實的感情」、「真實的痛苦」，是以一種較為隱晦的方式加以表露：例如借「天壤王郎」、「落茵飄溷」等典故表達所嫁非匹的怨歎，借劇中人之口表達無力掌控命運的憤

¹⁴⁴ 胡適，《胡適文存》（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年），冊3，頁486-487。

懣，借對易安夫婦的追慕表達自身的孤子之感，借強化同性情誼表達對婚姻的排斥等。認識到這一點，應有助於更深入地解讀明清女性作品，更深刻地把握女作家的創作特質，也應能更客觀地評價中國古代的女性文學。

（責任校對：廖曉萱）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余淑宜、周士琦整理，《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唐〕姚思廉撰，《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
- 〔宋〕李清照，《重輯李清照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明〕陳絳，《金罍子》，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1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馮夢龍，《古今譚概》，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19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明〕葉紹袁，《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明〕趙世傑《古今女史》，出版地不詳：明崇禎元年（1628）問奇閣刊本，藏於名古屋蓬左文庫。
-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冊3，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清〕方文，《塗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清〕王柏心，《百柱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冊603。
- 〔清〕王彥泓，《疑雨集》，出版地不詳：清光緒刻本，約西元19世紀，此資料引自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王貞儀，《德風亭初集》，出版地不詳：民國五年（1916）蔣氏慎修書屋校印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清〕王倩，《洞簫樓詞鈔》，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
- 〔清〕王筠撰，《繁華夢》，收入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 〔清〕朱黼，《畫亭詩草》，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冊36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李媿，《猶得住樓詩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出版地不詳：民國二十九年（1940）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 _____，《猶得住樓詞稿》，收入《上海李氏易園三代清芬集》，出版地不詳：民國二十九年（1940）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 〔清〕李漁，《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
- 〔清〕沈善寶，《名媛詩話》，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17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完顏惲珠，《閨秀正始集》，出版地不詳：清道光辛卯年（1831）紅香館藏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清〕吳藻，《花簾詞》，出版地不詳：清道光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 _____，《香南雪北詞》，出版地不詳：清道光十年（1884）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 〔清〕吳藻，《喬影》，收入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戲曲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 〔清〕法式善著，張寅彭、強迪藝編校，《梧門詩話合校》，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年。
- 〔清〕金繩武、〔清〕汪淑娟合刻，《評花仙館合詞》，出版地不詳：清咸豐三年（1853）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
- 〔清〕姚國禎，《桐城麻溪姚氏先德傳》，出版地不詳：民國己未（1919）重刻本，藏於南京圖書館。
- 〔清〕俞樾，《春在堂禠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 《續修四庫全書》，冊 1550-155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徐乃昌編，《閩秀詞鈔》，出版地不詳：清宣統元年（1909）小檀樂室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清〕袁枚，《隨園女弟子詩選》，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_____，《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
- 〔清〕席佩蘭，《長真閣集》，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清〕孫原湘，《天真閣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48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孫雲鳳，《湘筠館詞》，收入〔清〕徐乃昌，《小檀樂室彙刻閩秀詞》，出版地不詳：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清〕盛大士，《溪山臥遊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冊 108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 〔清〕陳文述，《西泠閨詠》，出版地不詳：清光緒丁亥（1887）西泠翠螺閣重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 〔清〕陳維崧，《婦人集》，上海：大東書局，1932 年。
- 〔清〕陳蘊蓮，《信芳閣詩草》，出版地不詳：清咸豐九年（1859）刻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清〕張令儀，《錦囊冰鑿》，出版地不詳：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刻本，藏於日本內閣文庫。
- _____，《蠹窗詩集》，出版地不詳：清雍正二年（1724）澄碧樓藏板刊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 〔清〕張問陶，《船山詩草》，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清〕曹溶，《靜惕堂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

- 《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4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清〕陸蘅，《倩影樓詞》，出版地不詳：清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
- 〔清〕馮金伯，《國朝畫識》，收入故宮博物館編，《故宮珍本叢刊》，冊 463，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年。
- 〔清〕棣華園主人輯，劉和文校點，王英志校訂，《閨秀詩評》，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冊 3，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
- 〔清〕雷璿、〔清〕雷城輯，王玉媛校點，王英志校訂，《閨秀詞話》，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閨秀詩話叢刊》，冊 3，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
- 〔清〕廖大聞等修，〔清〕金鼎壽纂，《道光續修桐城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冊 12，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 年。
- 〔清〕熊璉，《澹仙詞鈔》，出版地不詳：清嘉慶刻本，藏於上海圖書館。
- 〔清〕劉雲份，《翠樓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冊 395，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 〔清〕鄭蘭孫，《蓮因室詩詞集》，出版地不詳：清光緒元年（1875）刊本，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 〔清〕蔣寶齡撰，程青岳批注，李保民校點，《墨林今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清〕錢鳳綸，《古香樓詩》，收入陳紅彥、謝冬榮、薩仁高娃主編，《清代詩文集珍本叢刊》，冊 169，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
- 〔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 〔清〕濮賢卿，《意眉閣詞稿》，收入李道河等輯，《李氏詩詞四種》，

出版地不詳：民國四年（1915）刻本，藏於南京大學文學院全清詞編纂研究室所。

二、近人論著

王力堅，〈「擬男」戲曲：他者化現象及其前因後果〉，《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頁57-90。

王旭，《孤山的文人影像——三百年「小青熱」輯事論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

王蘊章，王英志校點，《然脂餘韻》，收入王英志主編，《清代閩秀詩話叢刊》，冊1，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李金坤，〈賀雙卿研究之回顧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4期，2003年12月，頁67-89。

杜芳琴，〈才子「凝視」下的才女寫作——重新解讀《西青散記》中的才子才女關係〉，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77-598。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胡適，《胡適文存》，冊3，北京：華文出版社，2013年。

胡曉明、彭國忠主編，《江南女性別集初編》，冊下，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2003年。

施淑儀，《清代閩閣詩人徵略》，上海：崇明女子師範講習所，1922年鉛印本。

徐永明，〈馮小青其人真偽考述〉，《文化遺產》2014年第4期，頁139-156。

孫康宜，〈性別的困惑——從傳統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說起〉，《近代

- 中國婦女史研究》第6期，1998年8月，頁109-118。
- 高禎臨，〈從閨房、書齋，走進歷史：吳藻《喬影》的空間隱喻、物質象徵與行為意義〉，《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第43期，2018年12月，頁89-126。
- 連文萍，〈科舉與人生幸福——明代女詩人鄒賽貞的生平志行與家族仕宦〉，《淡江中文學報》第37期，2017年12月，頁29-62。
- 康正果，〈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西青散記》初探〉，收入張宏生、張雁編，《古代女詩人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62-385。
- 華瑋編輯、點校，《明清婦女之戲曲創作與批評》，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
- 楊彬彬，〈「自我」的困境——一部清代閨秀詩集中的疾病呈現與自傳欲望〉，《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95-130。
- 鄧小軍，〈《西青散記》與賀雙卿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頁67-77。
- 〔日〕野村鮎子，〈明清散文中的女性與家庭暴力書寫〉，《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6期，2008年12月，頁209-225。
- 〔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 〔美〕羅溥洛，〈雙卿接受史綜述：從謫仙到文化偶像〉，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63-576。
- 〔德〕黑格爾，《美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
- 喬玉鈺，〈張令儀の家庭と文學——清代の桐城女性作家にみる「才女」と「賢婦」の葛藤〉，《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4集，2012年10月，頁233-247。

三、網路資料

中國基本古籍庫，瀏覽日期：2021年6月8日。

Daring to Blame Wang within Heaven and Earth: Marriage Writing by Talented Femal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s Cultural Motivations

Yu-Yu Qiao*

Abstract

Married life is a common theme in female writings from the pas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lented females expressed resentment over marrying the wrong man with the sigh of *tianrang wanglang* 天壤王郎 (How can there be a husband such as Wang [Ningzhi] in the world!). This sentiment was articulated bot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in the writings of talented females who married disabled husbands, suffered spousal abuse, lacked spiritual resonance with their husbands, or experienced hardships due to their husbands' failures. The marital misfortunes endured by many talented females cannot simply be attributed to unreasonable marriage institutions or to fate. Instead, the expansion of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 social intercourse increased gender awareness among the talented females of the Ming and Qing. As a result of their miserable *tianrang wanglang* marriages, they often reflected on female destiny within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expressed their feelings through poetry. The literati of the Ming and Qing, particularly those who were frustrated with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pread of anecdotes and other writings that depicted talented females trapped in disappointing marriages. These literati circulated such writings not only because the beauty and talent of these unfortunate women satisfied their curiosity, but also because they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east University

oftentimes experienced similar frustrations. Moreover, the literati's pursuit of a marriage ideal in which their wives accompanied them in the composition of poetry, together with their depictions of ill-starred women, gave rise to a new social atmosphere that deeply influenced talented females and moved them to take pity on themselves. Analyzing the motivations informing female writings by focusing on the sigh of *tianrang wanglang* helps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ir words and their authorial mentality, as well as develop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authentic view of female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talented females 才女, *wanglang* 王郎, writings on marriage 婚姻書寫, cultural motivations 文化動因

